

美国“蝙蝠侠枪击案”引发思考——

精神病能伪装吗



美国奥罗拉市“蝙蝠侠枪击案”嫌疑人詹姆斯·霍姆斯在法庭上的古怪表情。
(资料片)

■“霍姆斯是一名精神病人。”美国奥罗拉市“蝙蝠侠枪击案”嫌疑人詹姆斯·霍姆斯的辩护律师说。上个月在《蝙蝠侠前传3:黑暗骑士崛起》首映式上发生的这起惨案,共导致12人死亡、58人受伤。

■“蝙蝠侠枪击案”嫌疑人詹姆斯·霍姆斯在法庭和监狱里的种种古怪表现,让人们又提起了那个长久以来的疑问:罪犯真的能通过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吗?



这个犯人是不是疯了

精神病在许多国家是无罪辩护的重要理由。每当一桩令人发指而又费解的罪行摆在面前时,我们总会去怀疑,这个丧心病狂的犯人是不是有精神疾病呢?还有谁能做出这样的事,除非发了疯!

但是反过来,我们又忍不住怀疑那些自称有精神病的人,是在为逃避审讯做准备。

“霍姆斯是一名精神病人。”美国奥罗拉市“蝙蝠侠枪击案”嫌疑人詹姆斯·霍姆斯的辩护律师说。上个月在《蝙蝠侠前传3:黑暗骑士崛起》首映式上发生的这起惨案,共导致12人死亡、58人受伤。

霍姆斯在法庭和监狱里的种种古怪表现,让人们又提起了那个长久以来的疑问:罪犯真的能通过伪装成精神病患者来逃脱法律制裁吗?

精神病辩护制度在19世纪中期确立,自那以来一直备受争议。为了逃出死亡结局,嫌疑犯们很快学会了跟专家玩“猫鼠游戏”——他们按自己对精神病的理解表现出各种“病情”。

而当时的侦查员主要靠经验和洞察力来寻找突破口:嫌疑人的前后矛盾之处、撒谎迹象,长时间“游戏”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厌烦之情……“当骗子觉得没人注意他,他会迅速扫视审查官一眼,以确认对方是否相信了他。”奥地利犯罪学家汉斯·格洛斯说。

据美国知名网络杂志《Slate》报道,在美国,现在只有不到1%的重罪被告人会提请精神病辩护,其中辩护成功的更是只有很少一部分。

心理学家测试有方

现代法庭上的心理学家已有一整套测试,来专门对付诈病者。

首先是对嫌疑人的过去进行全面调查。精神病不是一晚上“炼成”的,嫌疑人曾因这类病症住过院吗?接受过治疗吗?了解这些信息

十分重要。如果犯罪现场报告显示嫌疑人曾藏匿武器,或者用清除指纹等方法迷惑警察,那就证明他的精神好好的,有正常思维。

此外还要和嫌疑人进行闲聊式面谈。越长越好,一次或许不够,因为嫌疑人会在长时间(往往要几个小时)的“猫鼠游戏”后精神疲劳,不知不觉“丢失”一些症状,或是流露出厌烦情绪。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精神病学教授莱斯尼克说,他会让嫌疑人先把自己的过去详细说一遍,而不是从最后的罪行开始谈,这样可以减少嫌疑人把病情“植入”自己人生故事的机会。

受外星人指使?骗人

“大部分用装病来逃避制裁的人,不会去研究心理学著作。”波士顿法庭心理学家塔利·沃尔特说,这些人表现的“病情”大都是好莱坞式的表演。

比如一些嫌疑人号称自己脑子里有无法抗拒的声音,这种戏剧性的描述很常见,但真实的精神分裂症并不是这样的。大部分的幻听是良性的,更像是来自大脑外部而不是内部,同时又不像是外星人等非人类。“强迫性幻听”很少见,能导致暴力举动的更少,并且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早就培养出了与之共处的本事。他们知道怎样用特定方法让自己忽略这些声音,比如运动、看电视。

所以那些说脑子里有外星人逼他犯罪的,是在骗人。

面谈之中掉入“陷阱”

诈病者喜欢把症状说得很夸张,而真实的精神病有一些微妙的信号,例如对情感迟钝,这些却被诈病者忽略了。他们很可能在精神病专家面前表现得困顿,回到牢房却和室友大聊特聊。

一些人会把不同病的症状组合在一起使用,比如精神分裂症的幻觉搭配上抽动秽

语综合征中的暴发性发声和秽语。有时法庭心理学家会在面谈中设下陷阱,比如提问对方是否相信“汽车是有组织的宗教的一部分”,此时诈病者可能会咬住诱饵发表意见,甚至大表赞同,而真正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说“不”。

另一个陷阱是对罪行的讨论。哪怕嫌疑人声称自己有各种夸张的妄想,犯罪现场也必须与这些幻觉相符合。譬如当一个嫌疑人说他疯狂地用菜刀抵抗外星人大军,那他就不可能只在他母亲胸口留下一个戳伤。

把妄想和现实简单混合在一起的糊弄性托辞,也会成为令人警觉的线索。“有时需要的只是一句话。”莱斯尼克说,“比如‘上帝让我杀了我母亲,这样就能拯救全人类’,或者‘上帝让我杀了我母亲,这样我就能用钱买毒品了’。”

标准化测试诈病者

也有标准化的测试可以用来甄别诈病者。

例如一种称为M-FAST的10分钟测试,以25个问题将真假症状混在一起,如果你既不是精神病人,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精神心理学家,那就几乎不可能选出正确组合。而完成另一种详细的SIRS问卷要花一小时。

此外,还有一种测试针对失忆症的真假。虽然这是诈病者最常选择的病症,但与大众观点相反的是,失忆症患者的记忆能力并非完全丧失。法庭心理学家常用的甄别方法,是制作一份连真正的患者都能通过的简单记忆测试:展示一些字母、数字和形状,几秒钟后收起来,再要求受试者在白纸上将之画出。即使是脑部受创的失忆症患者都能画对大多数,所以如果你答得太差,那就说明是故意的。“我不想解释得太具体,否则人们就都知道如何反甄别了。”神经心理学家杰瑞·斯威特说。

据《青年参考》

●数字

“精神病”嫌疑人8%~17%在装病

在美国,法庭心理学家每年要为约6万名“精神病人”的出庭受审能力做评估,调查显示,其中8%-17%的人是在装病。

安徽省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司法鉴定科主任张晓莉称,经过统计分析,他们发现,在所有的被鉴定人中,大约1/3的被鉴定人被鉴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,不负刑事责任;1/3的被鉴定人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;还有1/3则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,其中有极个别是装病的。

●案例

最成功的诈病者令审判拖了6年

最成功的诈病者或许要数黑手党大佬文森特·吉甘特。他曾是纽约五大黑手党之一“吉诺韦塞家族”的教父,因举止古怪而被媒体称为“老怪”。每天傍晚,人们都会看到穿着睡袍、拖鞋的吉甘特出现在纽约苏利文街,那是他妈妈居住的地方。回到家后他会穿起高档服装与手下聊天或者看电视。第二天上午,又换上脏睡袍去苏利文街“上班”。

吉甘特会跟停车场的收费员说话,有时流口水或自言自语,疯疯癫癫的举止坚持了近十年。上世纪90年代因敲诈、谋杀被控时,吉甘特将几位顶尖心理学家玩得团团转,令审判拖了6年。1997年吉甘特入狱后仍保持着精神失常的表现,他哥哥愤愤不平地说,他“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和痴呆,智商只有69,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组织的领导人”。直到2003年4月,或许是装疯太久感到疲惫,或许是为了逃脱更严重的起诉罪名,75岁的吉甘特终于承认自己的精神病是装的。

●链接

我国精神病人司法鉴定法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18条规定,“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,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,不负刑事责任,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;在必要的时候,由政府强制医疗。”

“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人作案后都可以不负刑事责任。”安徽省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司法鉴定科主任张晓莉表示,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,应当负刑事责任;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,应当负刑事责任,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(宗和)